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理论之声

# 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

杨伟国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指能够产生积极的就业带动力，有利于提升就业质量和扩大就业容量的发展方式。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既需要为劳动者创造更多更好更新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也需要劳动者转变择业观念，积极适应新职业新岗位。要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择业观，营造有利于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和社会环境，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

## 坚持就业择业相结合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出部署，其中明确提出“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择业就是选择切合劳动者个体兴趣和能力的职业的过程。从事与自身更为适配的职业既能满足劳动者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也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题中之义。择业是一个复杂过程。职业选择是一种实践性和体验性非常强的劳动力市场活动，需要就业实践的检验，因此劳动者应考虑在当前劳动力市场范围内选择最接近自己兴趣和能力的工作岗位。理想的择业过程可能只有在就业之中才能真正实现。进一步看，择业能为将来更好地择业创造基础。在“干中学”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拓宽择业空间，促进就业能力与岗位要求之间更好匹配。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促使新就业机会、新职业形态不断涌现，并推动职业流动速度加快、职业调整成本降低，劳动者可以更好地在动态的职业流动中不断检验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能力，寻找更切合自己的新岗位新职业。要看到，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职业本身并无高低之分。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竞相涌现，蕴藏着巨大的就业潜力，将提供更多机会让劳动者在各行各业上干出新业绩、作出新贡献。每一个职业都是高质量发展新图景中的一个活跃因子，每一份劳动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份推进力量。

## 深入基层大有作为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重点在于将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其内在要求之一正是拓宽基层就业空间，鼓励和引导劳动者深入基层一线大展身手。基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亟需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作为坚实支撑。从劳动者个体而言，一些基层就业岗位不仅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有所作为”的空间，而且也可以成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者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社会大学”。更重要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帮助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更好感知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提升就业能力。

从相关政策和实践看，“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为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劳动者未来稳定就业和拓宽职业发展路径丰富实践经验、奠定能力基础。2021年起实施的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计划，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基层教育、卫生、农业、农技推广、乡镇（流域）水利管理等基层服务岗位。此外，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基层社会组织也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1133.8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2.39%。为此，需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支持社会组织引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服务项目，推动专业性社会组织巩固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救助、养老、托育等领域的服务空间，开发与大学生相适应的城乡社区服务岗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层就业也不再是留存在劳动者记忆中艰苦的代名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特别是在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在就业条件方面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基层地区对人才支持和培养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增强，这也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

## 积极拥抱新职业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求劳动者快速适应新职业形态和新职业发展。新职业形态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变革而产生的面向未来的就业形态。实际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一些就业岗位在工业革命之初也曾属于“新职业形态”。当前，平台经济等新业

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5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态的发展催生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与生活性服务业相关的新职业，都是新职业形态的重要代表。这些新职业形态不仅可以吸纳大量的各类劳动力，而且这些从业者可借助数字技术平台直接向客户提供服务。这种分布式、弹性大的工作形态打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可以有效地吸纳更多就业群体，提升就业覆盖面。

新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发生变化的必然产物，代表着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信息。这些新职业要么是因产业结构升级催生的高端专业技术类新职业，要么是科技进步赋能传统职业变迁带来的新职业，要么是由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衍生的新职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2019年建立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了110个新职业，其中很大一部分与数字化、智能化密切相关，近几年已经在就业市场经过检验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需求量。要看到，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它不仅催生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原生产业就业岗位，而且能够赋能既有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创新发展，促进就业岗位更新升级，还能够以高度自主性、便利性和舒适性的工作交付方式，不断增进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对劳动者而言，要不断提升自身技能，积极拥抱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新职业。

## 持续学习更新技能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还要求劳动者坚持终身学习更新技能。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加速突破且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角落，给每个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出

了全新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看，过去以一定年限的国民教育来奠定终身就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基础的时代正在悄然变化。现代国民教育更重视的是培养学习能力，即培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能够快速学习、高效学习，迅速掌握新技能适应新工作的能力。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只是要求改变择业和就业观念，更要求持续更新职业技能，这样才能更好适应新职业新就业市场。

当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即劳动者职业技能与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劳动者要加强贯穿职业生涯发展全周期的终身学习，用好各类平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探索适应“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学习新模式，持续更新职业技能。

特别重要的是，劳动者要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能培训。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迭代升级，赋能千行百业，改变就业格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必然要求劳动者具备通用的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基础。一方面，劳动者可以聚焦人工智能原生技术和产业领域提升技能；另一方面，可以参与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相关的“人工智能+行业”复合技能培训，培养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的就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就业本领。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加强优质金融服务供给，不仅要增加金融供给总量，而且强调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需聚焦更好满足国家战略要求和重点领域需求发力，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促进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长期竞争优势提供重要支撑。

邵金梁

金融服务优不优，归根到底要看其是否真正转化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更强的支撑力。现实地看，我国传统的金融体系在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表现为融资大多偏向成熟行业、较大规模的经营主体和重资产项目，一些重创新、高投入、轻资产的经营主体融资仍面临较多困难。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发挥金融的牵引和支持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使更多资源流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流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也需要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主体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使其获得长远的发展机会和可持续的保障。

**聚焦重点领域。**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体系向高阶形态跃迁、塑造未来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明确要求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创新作为一项投入高、不确定性高、长周期的活动，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有很多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创新主体，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研发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由于缺少可抵押的实物资产和稳定现金流，既难以进入银行授信范围，也难以达到资本市场融资门槛。这就导致其中试验证、场景应用、链条配套等关键环节缺乏长期资金支持，大量技术成果停滞在产业化入口。衡量科技金融服务质效如何，关键要看能否为不确定性高的创新活动带来可持续投资，能否把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产业的能力，把局部优势转化为整体竞争力。这种转化能力不是靠资金规模简单堆砌，而是要构建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金融服务体系，健全相关激励约束、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评价价值、风险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使金融资源精准赋能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高效联动。

**聚焦重点行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基础设施、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方面的物质资本投资，也需要大力发展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康复护理等与“人”的投资密切相关的产业，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促共进”。以现代服务业为例，其在吸纳就业、扩大消费、促进创新创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加快发展的背景下，服务供给更趋场景化、更加注重体验性，服务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从金融对服务业的支持来看，传统金融逻辑长期偏好重资产，而大量服务业主体恰恰属于轻资产、注重场景互动的类型。这就需要优化调整金融资源配置方向，从“重项目”转向“项目与人并重”，从“看抵押”更多转向“看现金流、看订单、看数据、看长期经营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

**聚焦重点群体。**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让更多经营主体、更多劳动者、更多地区共享发展机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就业创业主体，是优质金融服务精准滴灌的重点对象。聚焦中小微企业“首贷难”，需强化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在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中提供个性化与接力式的金融服务；聚焦农村融资难而弱问题，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深化普惠金融发展，推广运用数字技术降成本、扩覆盖；聚焦创业者信用积累不足的问题，可考虑加强创业融资服务，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开发差异化金融产品。补齐这些短板弱项，有助于培育和壮大具有创新潜力、能吸纳就业、能创造长期价值的主体，推动经济活力释放和持续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加强重点领域的优质金融服务，要把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在商业可持续和风险可控前提下，让资金资源更加广泛、精准地触达各类经营主体。可考虑优化信用评价体系，完善涵盖知识产权、数据资产、研发能力等的分层评价和授信评价体系，加快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耐心资本形成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同时，要加强治理和风险控制，完善信息披露、估值约束和穿透式监管，强化安全保障，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院长）

本版编辑 李子娇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jrbll@sina.com

# 体验经济释放服务消费新潜能

魏翔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边界持续拓展，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面对消费提质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课题，传统的、同质化的服务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验经济作为服务消费的重要内容，正演进为释放消费潜能、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对情绪式、体验式服务作出重要部署，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深刻把握体验经济的内涵特征，因地制宜培育体验经济新增长点，对于构建完整内需体系、释放服务消费新潜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体验经济内涵丰富

体验经济的兴起，并非偶然的市場现象，而是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消费逻辑的质变。长期以来，人们的消费更多聚焦于产品的功能属性和服务的实用价值。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加，消费需求开始从拥有物质向丰富精神跃迁，从标准化服务向个性化、沉浸式体验转变。这一转变，既折射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多元，也体现了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

与传统消费不同，体验经济更加强调消费者的情感参与、价值认同和意义共创，更加凸显服务“非标准化”带来的稀缺性和情感溢价。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共创者。当消费者在互动式消费中获得参与感、在沉浸式演艺中实现文化共鸣、在个性化旅游中产生情感投射时，消费的不再仅仅是某种功能性产品，而是一段特定的生命体验，其本质是在服务中融入“人”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这种价值创造方式，为服务业摆脱低水平重复建设、破解“鲍莫尔悖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体验经济也是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在服务领域深度融合的产物，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在服务消费中的生动实践。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体验经济提供了基础支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使得沉浸式场景的构建或

为可能，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拓展了服务的边界和空间。另一方面，体验经济反哺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人机交互、内容生成和情感计算需求，牵引数字技术向更人性化、更有温度的方向演进。技术驱动和体验驱动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动服务消费不断升级。

综合来看，从“买物品”到“买体验”，体验经济表面上是消费形态的迭代，实则是跳出传统服务消费逻辑，在人工智能加速渗透的时代，凸显人自身所创造的、不可被算法替代的体验价值，折射出中国大市场的生机与韧性。这就要求相关政策重心从单一的“技术赋能”转向强调更全面的“体验价值创造”，不仅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更要下大气力培育体验场景、支持原创内容开发、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推动服务供给向场景式、沉浸式、互动式跃升，形成更多有质量、有人文价值的服务体验。

## 正视多重制约因素

眼下，我国体验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覆盖文旅、康养等多个领域，业态边界持续拓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呈现“量增”“质升”并进的良好态势。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体验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供需结构错配、支撑能力不足、行业规范滞后等多重制约。

一方面，供给端有效性不足问题凸显。目前，一些体验业态仍处于浅层场景复制和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之中。文旅领域，千篇一律的古镇商业街、流水线式的网红打卡点数量依然不少；零售领域，一些“沉浸式体验店”名不副实，缺乏实质内容。这类项目大多“形式大于内容”，未能触及消费者在个性化、精神层面及深层次审美上的重要诉求。总体来看，体验经济的有效供给仍显不足，特别是面向银发群体、亲子家庭以及广阔下沉市场的体验产品较为短缺，具有原创性、本土化特质的高附加值体验依然较少，一定程度上形成“低端供给过剩、高端需求尚未满足”的结构性矛盾。

另一方面，行业治理标准的缺失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许多新兴体验业态迭代较快，而现有行业标准、服务规范及监管体系相对滞后，

导致虚假宣传、服务质量缩水、安全保障缺位等乱象在部分领域频发。这不仅直接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容易引发人们对体验消费的疑虑，制约体验经济的长效健康发展。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在提升供给质量的同时，强化对体验消费的监管和治理。

## 着眼关键领域发力

体验经济一头连着服务消费扩容提质，一头连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发展新起点，着眼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聚焦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挖掘体验经济新潜能，激发内需增长新活力。

**坚持文化引领，提升体验经济内涵品质。**体验经济的竞争力，体现在文化软实力上，也体现在满足人类情感需求能力等方面。成功的体验项目，往往能够将地域文化精髓、民族历史记忆与现代审美表达有机融合，通过故事化、仪式化的表现手段让消费者在互动中产生深度情感共鸣。没有文化内涵支撑的体验，注定是苍白且不可持续的。在实践中，应鼓励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打造一批具有文化辨识度和情感穿透力的体验产品。比如，可依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打造具有历史穿越感的沉浸式文化空间，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传承在民间的非遗手艺，通过数字化交互手段走近大众，实现传统文化可触可感。

**融合技术创新，培育体验经济强劲动能。**聚焦银发经济、首发经济、冰雪经济等潜力赛道，深入洞察细分人群画像，通过大数据算法精准识别不同年龄、地域、文化背景消费者的需求，开发一批兼具定制化、场景化、情感化特征的服务产品。在银发经济领域，可利用智能传感器与情感计算技术，开发陪伴型交互产品，打造集生理监测、心理慰藉与社交互动于一体的智慧适老体验空间。在首发经济中，可鼓励品牌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限时体验场”，将产品发布转化为沉浸式的品牌价值体验之

旅。在冰雪经济中，则可通过虚拟仿真与竞技互动，降低参与门槛，让冰雪体验不受时空局限。通过这些精准画像与赛道深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品牌。同时，加速数字技术与体验消费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切实引入到教育、医疗、文娱、会展等体验场景中，孵化出AI智慧康养、全息沉浸演艺等新业态，为体验经济筑牢技术底座，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体验。

**优化发展环境，增强体验消费增长潜力。**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和创新突破，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向轻资产、高成长、强内容的优质服务项目。在硬件支撑和环境营造方面，要持续完善智能基础设施配套，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体验消费支撑体系。城市层面，应优化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社区嵌入式体验性服务设施建设，可考虑打造“体验友好型社区生活圈”，提升体验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度。乡村层面，则需借力乡村全面振兴，补齐县域体验服务设施短板，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通过支持农村电商、远程医疗、在线农技等新业态，激活广袤乡村的体验经济潜力。

**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体验服务个性化水平。**聚焦养老、文旅等生活性服务业，更好地兼顾优化普惠性基础服务与提升中高端品质体验，实现分层分类的个性化供给。在民生保障领域，要确保普惠性服务“保基本、有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消费升级领域，则应鼓励经营主体精准对接个性化、定制化体验诉求。积极推广“人工智能+服务”模式，破除优质服务资源在区域间流动的障碍，扩大高品质体验消费的覆盖面。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加快完善体验经济标准体系，特别是在养老、托育、社区服务等民生关切消费领域，抓紧制定相关质量评价指标。提高个性化和品牌化水平，持续向市场输送高质量、可信赖的体验产品，推动体验经济量质齐升，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新潜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